

BREAKING
AWAY

我 从 不 曾
说 爱 你
△ 上



谢楼南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谢楼南 著

我 从 不 曾
说 爱 你

BREAKING AWAY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从不曾说爱你 / 谢楼南著.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43-2724-3

I. ①我…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6379号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20mm×960mm 1/16
印 张 37.75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724-3
定 价 52.0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001

看到他的那一瞬间，非常短暂，可她觉得非常安宁。

Chapter 2 /009

她果然还是不爱墨远宁的，不然不可能眼睁睁看他受苦，却无动于衷。

Chapter 3 /017

那些曾经的美好，直至现在，苏季仍旧记忆犹新。

Chapter 4 /025

事情哪里有那么容易结束呢？她和墨远宁之间的。

Chapter 5 /032

墨远宁从来不曾在她面前提起过他的过去。

Chapter 6 /040

她发过誓再也不会墨远宁面前哭泣，却这么快就打破了誓言。

Chapter 7 /052

那人侧着头，长睫轻掩，要多优美有多优美，要多脆弱有多脆弱。

Chapter 8 /063

他之于她，如同海市蜃楼，变幻莫测，永远都无法触及。

Chapter 9 /075

只要你说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好不好？

Chapter 10 /086

她还是想抱着他，亲吻他紧闭的眼睛，不想就这样失去他。

Chapter 11 /098

那是一场幻梦，源自于他的自私和不甘。

Chapter 12 /111

再深情的人也没有必要这样委屈自己，更何况那个人是墨远宁。

Chapter 13 /118

明明那么幽深的眼眸，看向你时却比流泻的月华更温柔。

Chapter 14 /131

她的感情纯粹又温暖，却在他的刻意引导下快要燃烧殆尽。

Chapter 15 /145

他这句话连起来，就是，他要一直留在她身边，除非生死相隔。

Chapter 16 /160

这个瞬间，他们像是回到了过去，仍旧单纯地相爱着，从来不曾有猜忌和怨恨。

Chapter 17 /176

他告诉自己，这一次可以贪心一点，再偷来10分钟的安逸。

Chapter 18 /191

她不能再自欺欺人了，她爱着墨远宁，远甚于爱任何人。

Chapter 19 /207

那个“墨远宁”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深爱着苏季的那个他消失了。

Chapter 20 /222

如同是从身体最深处翻涌上来的痛楚，带着太过刻骨铭心的感觉，让他疲于抵抗。

Chapter 21 /237

仿佛是早已知道，不可相守，唯有不忘。

Chapter 22 /253

有一个人在她面前，用讥讽的口气说起她的婚姻和她的人生，告诉她一切都是虚假。

Chapter 23 /267

她笑了：“不，你值得的，远宁……没人比得上你。”

Chapter 24 /282

即使狼狽若斯，这个男人仍旧有着一一种颓废的俊美，反倒更加摄人心魄。

Chapter 1

看到他的那一瞬间，非常短暂，可她觉得非常安宁。

当苏季签下和墨远宁的离婚协议，走出苏康集团的大楼时，抬头看了下艳阳高照的晴空。

此时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天高云淡。

墨远宁跟在苏季的身后走出大楼，他今天穿了一套深色的西服，穿着、仪态依旧无可挑剔。

即使他从今天起，不但被踢出了苏家，还被解除了在苏康的所有职务。

苏季的父亲苏伟学做事从来不会不留后手，即使他人早就去世，也没有丝毫改变。

墨远宁从来都没有机会染指苏氏企业的股份，因此一旦被解除了职务，他也也就在一夜之间变回当初那个一无所有的打工仔。

苏季心情不错，破例回过头向他笑了一下：“墨先生，以后准备去哪里高就？说出来也好让我有个防备。”

无论在何时何地，墨远宁都不曾失掉过风度，哪怕是刚刚签字离婚，被董事会当场解除总裁的职务，他始终唇边含笑，没有一点气急败坏。

现在他也对苏季微微笑了笑：“苏小姐大可放心，我准备先休息一阵儿，暂且不会给苏小姐带来什么麻烦。”

苏季当然知道他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兴风作浪，这次她下了狠手，隐忍一年，猝然发难，不但从墨远宁手中夺回了苏氏的大权，还揪出了他任职期间几笔去向不明的巨款。

现在的墨远宁，声名扫地，还正被司法机关调查，就算是苏氏的对手，也没那个胆子请他过去。

苏季挑了下眉梢，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这是从前的她绝对不会对墨远宁做出来的表情。

可从前的那个她早就死了，死在墨远宁的狼子野心下，死在他们貌合神离的那些日子里。

司机早将车子开来停在门口，苏季也准备走了，彻底离开这个男人的视线，如果有可能的话，她希望余生都不用再跟他见面。

在她将要弯腰上车的时候，墨远宁叫住了她，他叫了往日里对她的昵称：“小月，我想再问一句，”他等她回转头，才看着她的眼睛，轻声说，“你是不是真的恨我？”

苏季愣了一下，随即又觉得可笑，到了这步田地，他竟然还演得出这种深情的戏码。

她唇边的笑意更大，眼中的目光却迅速冰冷：“不是吗？墨远宁先生，我一手安排布局，为的就是看你身败名裂永不翻身。我亲手给你下慢性毒药，为的就是让你也尝尝我的爸爸和哥哥所遭受的痛苦。可惜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没办法假惺惺装好妻子装到你重病垂危，这点你可以回去尽管偷笑，我还留了你一条命。”

她继续冷冷笑着：“不要让我再次提醒你，我到底有多厌恶你。”

这一口怨气她忍了太久，此刻说出来这么多露骨恶毒的话，才觉得总算出了口恶气。

而墨远宁听着，脸色也没有什么变化，等她说完，也只是又笑了笑：“那么再见了，苏小姐。”

他似乎比她要潇洒很多，说完这句话后，自顾自就走了。

他现在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被司法机关冻结，连车子也不例外，苏季当然也不会再好心给他安排一台车子接送。

于是他径直穿过大厦前的广场，向外面的马路走过去，如果苏季没看错，他大概是去了公交车站。

等他的身影彻底不见，苏季才意识到，自己竟然站在原地目送着他离开。

她那因为彻底摆脱墨远宁而愉快起来的心情，也不知不觉被打了个折扣，僵直着站了一会儿，她才脱口骂了一句：“浑蛋。”

他们还真曾经共同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

大都在苏禾没有出事故，苏伟学也没有去世之前。

很多人都以为她和墨远宁是在她父亲的安排下匆忙结婚的，其实不是。

早在父亲把他介绍给自己之前，苏季曾经见过墨远宁一次。

那一年她刚二十一岁，还是一个有那么点不知世事艰难的大小姐。

她时常会挑一天下午，独自一人出门，搭乘别墅区的公交车到市区的某个位置，然后自己信步走在人潮熙攘的街头。

她穿着毫不出奇，乍一看甚至有些过时的衣服，假装自己是一个孑然一身、对都市充满好奇的乡下女孩子。

在那种短暂的时光里，她可以暂时摆脱父亲的重重保护，享受一点难得的轻松惬意。

她就是在这样一个午后，第一次见到了墨远宁。

那时她正坐在街角的一家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味道不坏也不好的咖啡奶茶，百无聊赖地轻咬着吸管。

墨远宁就是在这时候走进了这个略显逼仄的小店。

他大概是附近写字楼里的上班族，穿着质地精良的套装。

只不过他的领带已经松动了，衬衫也解开了两颗扣子，西服上衣更是脱了下来，随意地搭在手臂上。

他就那么神情悠闲地走入她的视线，却好像让整个空间，都一下亮了许多。

不仅是她注意到了他，连咖啡店年轻的女店员，笑容也在刹那间甜美了一些，声音清脆地问：“这位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他很俊美，这是苏季对墨远宁的第一个印象。

她也许见过比他更加英俊的男人，却没有一个人，有他身上那种无法言

喻的气质。

她没有办法用语言表明，只知道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她想起了她年少时曾抱着一本书坐在家里的走廊下，在淅沥的雨声中，抬起头看到石阶下被雨水浸染的白色小花。

那一刻非常短暂，她又觉得非常安宁。

她微微恍神的片刻，已经看到他走了过来，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微微低头，对她笑了笑：“我坐这里可以吗？”

明明他问的时候，就已经坐了下来，仿佛笃定她不会赶他走。

苏季突然想任性一次，告诉他自己不欢迎他坐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可多年来良好的教养还是让她无法对人无礼，轻垂下眼睑软软说出一句：“没关系。”

而后她就听到了一阵清朗的笑声，她抬起头看到他挑起的唇角，连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里也像是盛满了笑意。

瞬间有一种被看穿了的尴尬，苏季不自然地动了下身体，侧过头，耳朵有些微微发烫。

那边的人却还是不肯放过她，她听到他清醇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果真是一个乖孩子。”

她明明早已成人，他们之间的年龄差看样子也绝对不会超过五岁，他居然说她是“乖孩子”！

苏季顿时后悔刚才没出言赶他走，不然也不会被他这么肆无忌惮地戏谑。

她再害羞文静，也是被众星捧月般养大的，脾气多少还是有点的，脸颊又红了红，就抬头准备去出声反驳他。

然而她刚刚把目光移上去，就看到他早转过了头，眼睛正看向落地窗子外的街道。

唇边还带着点轻笑，他仿佛自言自语般：“真的开始下雨了，今天运气不大好啊。”

苏季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看到外面已经在下雨，刚才还只是略带阴沉

的天气，不过片刻，就下起了大雨。

噼噼啪啪的雨声隔着落地窗传进来，行人早就狼狈地四散逃开，只余下空荡荡的路面，被雨水冲刷出暗沉的颜色。

苏季愣了愣，只是瞬间工夫，她刚才想说出口的话就又接不上了。

而他也不再说话，只是出神地望着窗外的大雨。

接下来的时间，他们就只是如此沉默地对坐着，直到他要的黑咖啡被送过来，直到苏季小声地将自己那杯奶茶吸完。

窗外的大雨下了一阵，还是丝毫没有变小的趋势，随着街道上的行人更加稀疏，他站了起来，还是对她笑了一下：“我要回去工作了，你要乖乖在这里等雨停，明白吗？”

这雨来得突然，苏季也的确不是那种能想到要带着雨伞出门的人，只能呆呆看着他拿起衣服潇洒离座，转身向门外走去。

这么大的雨，他似乎是准备直接冲进去。

好在他走到门口时，脚步顿了一下，苏季不由跟着松口气：工作有那么重要吗？这么大的雨，真的冲进去很快全身就会湿透的。

她显然估计错误，因为她看到他只是将西服又折了折放在胸前，接着就护着衣服，大步流星地冲进雨里。

这是苏季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到有人把衣服看得比自己的身体还重，她惊讶地看着他的身影在雨幕中彻底消失，还是没有回过神来。

她呆了好久，直到店里的服务员从柜台后面转出来，也略带惊讶地说：“刚才那位先生怎么走了？雨这么大，我去休息室帮他找伞了。”

苏季回过神来，转头轻声说：“请问，他经常来吗？”

女服务员笑起来，对她摇了摇头：“不算经常吧，偶尔来几次，还是夜里多一些。”

她说完，就看到了桌上那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见底的咖啡，笑了起来：“他是一口干掉的吧，他每次都这样，喝咖啡好像喝酒一样一口闷。”边说，还边做出了一个豪饮的动作。

苏季被她的活泼热情感染，也跟着笑了起来：“这我还真没看到。”

她光顾低头喝奶茶，还有偷看他的侧面，还真错过了他一口干掉咖啡的那一幕。

苏季想到女服务员之前说他常夜里来，就又问：“他晚上来也会点黑咖啡？”

女服务员很愿意跟其他人聊一聊这个不算常来却让人印象深刻的顾客，笑着点头：“是啊，工作太忙需要提神吧，不过这个人好像铁打的一样，还从来没见过他精神差的时候。”

这就是苏季第一次见面后，对墨远宁的全部印象：一个长得很俊美，说话略带轻佻却又不惹人讨厌，爱豪饮黑咖啡并且是工作狂的男人。

那时的她，绝对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她在自己的家里，再一次看到了墨远宁。

那正是霜降的时节，晨雾里，庭院中的青瓦和红色枫叶都像是披了一层雪色，暗沉晦涩。

在一切都暗淡了的时空中，走进来一个穿着深色西服的人。

他没有像以前那些走进苏宅的人一样：衣装革履、领带束得严丝合缝。他白色衬衣的领口却松开了两颗扣子，就那么垂着手，唇角微挑，施施然走进深邃阔大的厅堂中。

那一刻身在房内的苏季觉得，他才更像这个宅邸的主人。

当苏季看向他时，他的目光也看了过来。

他显然也还记得她，在微露了一丝惊讶后，眼眸中就瞬间填满了笑意，然后他笑了：“苏小姐，真巧，又见面了。”

她则笑了一笑，眨了眨眼睛：“这位先生，我可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在他们身旁，苏季微显疲态的父亲苏伟学则沉默地看着他们，从头至尾，没有再开口说几句话。

三个月后，苏季嫁给了墨远宁。

如果准确一点来说的话，应该是墨远宁入赘苏家。

他只不过是一个刚进苏氏集团一年多，表现优异却资历尚浅的普通白领而已，就算再被苏伟学看好欣赏，也没有丝毫能够“迎娶”苏家小姐的资本。

外界更在那时候就传言，如果不是看上了墨远宁孤儿的身份，觉得他无牵无挂，更容易对苏家死心塌地，苏伟学也不会选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人作为自己的女婿。

但对于那时候的苏季而言，她在意的只是自己穿着婚纱走向墨远宁的那一刻，足不够漂亮。

那时候，她想她是喜欢墨远宁的，在她二十一年的生命中，唯独他是那么不同。

苏季二十一岁和墨远宁相识结婚，度过了两年平静普通的婚姻生活。

后来苏季总会想，那两年的时光那样美好，他们就算不曾真的相爱，也无法磨灭那样的温情相依。

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她居然会恨他，恨到痛不欲生，恨到容不得他有半点幸福。

在她和墨远宁结婚两年后，她二十三岁那年，她的父亲去世，大哥遭遇意外下身瘫痪，墨远宁正式成为苏氏集团的掌门人。

再过了几个月，她被绑架，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几十个小时。

当她的精神即将崩溃的边缘看到他的身影，以为自己终于等来了救援，但她却只看到逆光中他唇边泛起的冷冽笑意。

他就站在那里，看着她被歹徒手中的匕首刺中腹部，倒在他的脚下。

黑暗下去的世界里，她躺在冰冷的地面上，湿冷的液体缓慢浸透她的衣服，渗入她的肌肤，她分不清那是污水，还是她的血。

这几年接二连三经历变故和痛苦，她也只是单纯地以为那是命运使然，没有办法去抱怨，只能默默承受。

她还想过幸好她身边还有他，不然依赖多年的父兄相继倒下后，她一定会撑不下去。

到那一刻她才明白，没有什么命运，她的厄运，就是她遇到了墨远宁。

到今天，这场噩梦似乎终于醒了，墨远宁被清理出苏家，她大获全胜，可深夜里她站在空旷的苏宅中，却仍旧怅然若失。

她赢了，可昔日那个单纯善良的苏季，还有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几岁华年，也都已经葬送。

Chapter 2

她果然还是不爱墨远宁的，不然不可能眼睁睁看他受苦，却无动于衷。

第二天清晨，苏季醒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冷，她花了几秒钟才意识到：墨远宁已经不在旁边躺着了。

为了防止墨远宁反扑，她特地选择了在董事会上突然发难。

直到昨天早上，两个人都还是若无其事地从同一张床上起来，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再乘坐同一辆车去了公司。

在决裂来临之前，他们共同选择了同床异梦和虚与委蛇。

这张床上似乎还带着前男主人的味道，在晨光中变得分外清晰。

苏季下床，给自己倒了杯水走到窗前，她看着初升的朝阳，将近似金色的光芒洒在庭院中，如同给一切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光泽。

她看了有几分钟，最终还是笑了笑，走出卧室的时候，她微笑着对管家说：“把我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换掉。”

管家姓孙，是已经为苏家服务了很多年的老人了，闻言愣了片刻：“小姐，您房中还有不少旧物。”

旧物不仅指古董，还指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工艺品和器具，即使算不上古物，也都是对苏家有特殊意义的物件。

苏季只是继续微笑着摇了摇头：“全部换掉。”她顿了下，连带加了一句，“还有衣帽间的衣物，全部丢掉。”

她的神情太过冷淡，仿佛说的不是她从小到大用过的所有东西，而只是一堆垃圾。

孙管家沉默了片刻，不再追问：“我知道了。”

孙管家的行动一直滴水不漏并且高效迅速，早餐过后，苏季已经穿着一身刚送来的当季新款，坐上了开往公司的车。

昨天董事会在炒掉墨远宁的同时，就任命了苏康集团的新任总裁方宏。

方宏同样年轻有为，他算是苏季的学长，被苏伟学一手提拔上来，不到三十岁就做到了集团副总裁。

如果不是墨远宁借着苏家女婿的身份爬上来，恐怕总裁的位置当年就要轮到他来坐。

今天是新总裁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司例会，原本苏季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但现在她已经彻底放弃了只做一个幕后董事长。

当她抵达大楼一层的时候，接到消息，带着人出来迎接的方宏面带微笑：“苏总，欢迎您来指导。”

苏季对他笑了下，这就是她为什么在诸多人选中挑中了方宏的原因，他很懂得审时度势，即使面对一个明知没有任何公司管理经验的小学妹，也能谦卑地亲自前来迎接。

前面是方宏引领，身后是浩浩荡荡的高管队伍，苏季被请到了会议桌的最上方。

她带着微笑坐下，对方宏说：“你们开始吧，我听着就好。”

即使方宏表面功夫做得再好，苏季也在他的眼眸深处，捕捉到了一丝轻视。

他没道理真心佩服自己，苏季心里清楚得很，关于公司事务，她也是真的不懂。

她大学时主修历史，毕业后更是连一天“正式工作”都没有做过，就回家里继续做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还有新婚幸福甜蜜的小妻子。

这样一个“董事长”，以前要不是因为有墨远宁在，谁也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可她居然不知死活地要踢走了墨远宁，换上外人主持大局。